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his is a contribution from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10:1
© 2019.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his electronic file may not be altered in any way.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is/are permitted to use this PDF file to generate printed copies to be used by way of offprints, for their personal use only.

Permission is granted by the publishers to post this file on a closed server which is accessible only to members (students and faculty) of the author's/s' institute. It is not permitted to post this PDF on the internet, or to share it on sites such as Mendeley, ResearchGate, Academia.edu.

Please see our rights policy on <https://benjamins.com/content/customers/rights>

For any other use of this material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should be obtained from the publishers or through the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for USA: www.copyright.com).

Please contact rights@benjamins.nl or consult our website: www.benjamins.com

汉语自然口语会话中的信息回应标记 “真的(吗/啊)”

张文贤 Wenxian Zhang
北京大学

“真的(吗/啊)?”是一般疑问句的形式,但是在自然口语会话中并不只是因怀疑对方所说信息真假而表达疑问,而是回应标记。本文从互动交际的角度出发,论述了“真的(吗/啊)”在会话序列中的功能。“真的(吗/啊)”在会话中表示得到的完全是新信息或者信息与自己的背景知识有差异,表达意外、惊讶等情感。在会话结构上,“真的(吗/啊)”与主要讲述者结构一致,即不与之抢夺说话权,请对方继续说下去。

关键词: 回应、疑问、互动语言学

1. 引言

1.1 “真的(吗/啊)”的相关研究

“真的(吗/啊)”加上语调后成为一个整体,在自然会话中是一个独立的TCU (turn construction unit)¹。如例(1) - (3)的“真的?”“真的吗?”“真的啊?”。

(1) [娶你]

01 A: 我是真的希望娶你的。

02 B: → 真的? 现在还想嘛, 啊?

03 A: 对, 对呀。

(CF)

1. TCU: turn-constructive units, 话轮构成单位。TCU具有可投射性,可以预示本话轮的结束,下一话轮的接续的可能性。关于TCU的概念,参见Sacks et al (1974) 与乐耀 (2016)。

(2) [他老婆]

01 A: 我给他上次写封信, 没什么。

02 B: 哦, 哦, 他怎么? 他不是, 不是去武汉跟他老婆一起做生意了。

03 A: → 真的吗? 他, 他老婆不是在南京考研究生吗?

(CF)

(3) [篮子]

01 A: 放在那, 呃, 把篮子一起摆进去了。

02 B: 没有篮子, 那里边空空的。

03 A: → 真的啊?

04 B: 啊。

(CF)

例 (1) 说话人B在听到对方说希望娶她之后很意外, 但是在说出“真的?”之后并不等对方回答是真是假, 而是继续追问“现在还想嘛, 啊? ”。例 (2) A 得到B提供的“他去武汉跟他老婆一起做生意了”这条信息后, 发现与自己的背景知识不符, 在“真的吗?”之后提出自己所知道的信息。例 (3) 中的B只是用“啊”对“真的啊?”进行了简单回应, 而未对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做进一步论证。可见, 在自然口语会话中, 听说双方都没有将“真的(吗/啊)”作为一个典型的一般疑问句来表达与理解, “真的(吗/啊)”是回应标记(“回应标记”的定义请见2.2)。

关于“真的”的研究并不多, 把“真的(吗/啊)”作为一个整体在口语中进行的研究更是缺乏。厉霁隼(2003: 33)、颜红菊(2006)、张则顺(2012)均谈到“真的”已经成词或已经虚化为话语标记, 具有主观性意义。孙雁雁(2011: 77)认为“真的”属于固化小句间接否定应答衔接语模式, 但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并没有详细分析“真的”的用法。谢海金(2017: 29)提到当“真的”与语气词“吗”、“啊”等连用构成不表示疑问的句子时, 体现的是“反预期”的功能。她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但遗憾的是未结合自然口语语料在会话序列中对“真的(吗/啊)”进行深入分析。我们目前尚未发现专门对于回应标记“真的(吗/啊)”进行的研究。本文将运用互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位于话轮起始位置、独立使用并带疑问语气的“真的(吗/啊)”在自然会话中的功能。

1.2 语料来源

本文所引用的语料为自然口语会话。主要语料来自美国语料共建会 (LDC) 汉语电话谈话语料库 (Call Friend)² 与中国传媒大学的媒体语言语料库 (MLC: <http://ling.cuc.edu.cn/RawPub/>) 中的即兴会话。少量语料来自笔者录制的日常会话。

2. “真的(吗/啊)”在会话中的分布以及性质

2.1 “真的(吗/啊)”在会话中的分布

语料显示,“真的(吗/啊)”可以占据整个话轮,即发话人只说“真的(吗/啊)”,另一说话人听到“真的(吗/啊)”后继续言谈,如例(4)。

(4) [可口可乐]

- 01 梁文道: 像今天我们心目中一想到圣诞节不是有一个圣诞老人,穿着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胡须,背着红包,这个形象是可口可乐发明的。
 02
 03
 04 竹幼婷: → 真的?
 05 梁文道: 原来圣诞老人不是这个穿着,也不是这个模样,没那么胖嘟嘟,就是可口可乐的一个广告发明的,整个圣诞节所有的符号,
 06
 07
 08 除了十字架跟,那时候还没十字架,耶稣之外,整个都是各种广告
 09
 10 各种消费品牌在过去一百年里面逐步增砖添瓦建造起来。

(凤凰卫视\中文台\北京环境太糟糕 被迫宅在家里\2013-11-16)

例(4)中梁文道首先发话,讲述圣诞老人的来历,在他讲到“圣诞老人的形象是可口可乐发明的”的时候,竹幼婷完全没想到圣诞老人的历史是这样的,插话道:“真的?”,梁文道听到这种反馈后,继续解释圣诞老人形象的形成历史。

“真的(吗/啊)”还可以位于话轮起始位置,其后还有后续话语,比如例(5)。

2. 为了阅读的方便,本文源自Call Friend语料的例句均把第一个说话人标为A,第二个说话人标为B,在例句后注明CF。在Call Friend原语料中“真的”与“啊”连用时,有的文本转写为“啊”,有的转写为“呀”,本文统一为“真的啊”。

(5) [病]

01 A: 那你说是什麼, 原来什麼病啊?

02 B: 原来不是肠梗阻啦。

03 A: 哦, 你又犯啦?

04 B: 嗯。

05 A: → 真的啊? 那现在好了吗?

06 B: 就算, 今, 今天可以嘞。

(CF)

例 (5) 说话人A问B的身体情况, 在得知B又犯肠梗阻之后, A用“真的啊”表达惊讶与担心, 也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之后又关切地问“那现在好了吗?” “真的啊”与“那现在好了吗?”是两个TCU。

另外, “真的 (吗/啊)”之前可以出现另一个回应标记“哦”, 如例 (6)、例 (7)。

(6) [有一个月了]

01 A: 早就死了, 死了有有一个月了吧。

02 B: → 哦, 真的啊?

03 A: 唉, 你就讲讲你的事情, 我最着急你的事情。

04 B: 我我现在都挺好的。

(CF)

(7) [洛矶山脉]

01 A: 去, 去那那边叫哪里啊, 温哥华那边啦?

02 B: 去看洛矶山脉, 嘿。

03 A: → 哦, 真的啊? 你自己去还是跟谁去呢?

04 B: 我跟我姐姐, 本来我们都全家去啊, 这次我爸爸妈妈嫌太远, 都不

05 去了呐, 就我跟我姐姐然后参加旅行团啦, 嘿。

(CF)

例 (6) 对于说话人B来说, A所说的“早就死了一个月了”是新信息, 在听到A提供的信息后, B先用“哦”表示接收到了这个信息, 然后用“真的啊”表达意外。“哦, 真的 (吗/啊)?”是组合回应。而A在听到“真的啊?”后, 以“唉”表达与对方共有的悲伤的感情, 之后将话题转到对方的事情上。例 (7) “哦, 真的 (吗/啊)?”后面还有一个TCU“你自己去还是跟谁去呢?”, 提出一个新的话题。

2.2 “真的(吗/啊)”的性质

带有疑问语气的“真的(吗/啊)”表示不太相信上一说话人所说的话，这是其初始功能。听话人听到“真的(吗/啊)”后可以按照字面意义理解，从而进一步确认事件的真实性。比如例(8)的第4行，窦文涛问“真的？”的时候，于谦回答“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节目。”(第3行与第5行的“真的”表示确定的语气，不是本文要研究的对象)

(8) [看节目]

01 于谦： 我看你就很能侃的了。

02 窦文涛： 大人不敢当。

03 于谦： 真的，我们这个节目我已经看了很多年了。

04 窦文涛： → 真的？

05 于谦： 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节目。

(中文台\于谦爆春晚细节 称郭德纲在台下很内向\2013-10-18)

但是，“真的(吗/啊)”与提问“这件事真的还是假的”并不完全相同。例(8)窦文涛说“真的？”时特别惊喜，他没想到于谦看这个节目已经看了很多年。再比较一下例(9)与例(10)。

(9) [头发]

01 主持人： 就这么黑没白发？

02 观众1： 是。

03 主持人： 梳一次头(发)要梳多长时间？

04 观众1： 要10分钟。

05 王璐瑶： 像真的。

06 笑林： 不一定啊，我跟你说我参加好几期了，这个活动呢一般的来说，越像恰恰越不是。

08 王璐瑶： → 那大家伙认为是假的，(还是)真的啊？

09 观众： 假的。

10 王璐瑶： 啊？

11 观众： 真的。

12 主持人： 第一遍说假的第二遍说真的，你看。你来判断一下。

13 王璐瑶： 真的。

14 主持人： 真的，来让我们看看最后的正确答案。

(中央电视台\乡约\灵山秀水数临桂\2012-01-12)

(10) [穿红的]

- 01 窦文涛： 我是觉得我要是穿红的，是有我的一些心理的，比如说我
02 要
03 去一个场合我觉得有点害怕，或者说我觉得有点危险，或
04 者说我觉得
05 有点就是，那个场合很重要，我怕一些妖神鬼祟什么的，
06 我就会选择
07 穿红的，甚至我跟你讲，当我主持最重要的节目的时候我
08 就穿红内裤。
- 09 孟广美： → 真的吗？
- 10 窦文涛： 真的，这不正常吗？
- 11 梁文道： 穿红内裤你如果说要辟邪我还能理解，但是你如果说要全
12 身上下穿红一点，因为那个场合你觉得特别危险，那难道
13 穿红的不是
14 更显眼，更亮眼，更容易招惹危险吗？一般动物他要感觉
15 到一个地方
16 危险，他的伪装应该是让自己融入环境，越平淡越好。

(凤凰卫视\中文台\梁文道：土豪应该向明朝人学习藏富\2013-10-10)

例 (9) 让大家判断观众1所说事情的真实性的真实性，单纯的询问真假的问句用的是“……是假的还是真的啊？”，这时听话人的回答只能是“真的”或者“假的”。经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当询问真假时，发问者会使用有主语的句子，比如“车牌是真的吗？”“您觉得这是真的吗？”或者选择问“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等。但“真的（吗/啊）”与疑问语气作为一个整体用在话轮起始位置，或者单独成为一个话轮时，发话人不单纯是询问信息的真假。例 (10) 窦文涛回应孟广美的“真的吗？”时，尽管将之作为一般疑问句回答，但他说的是“真的，这不正常吗？”，这说明他认为孟广美问“真的吗？”不仅仅是问真实性，而且还带有感情色彩。

我们对Call Friend以及媒体语料库中的“真的（吗/啊）”做了统计。结果发现，在Call Friend中，共有61例独立使用的“真的（吗/啊）”，包括47例“真的啊？”，13例“真的？”，1例“真的吗？”，对“真的（吗/啊）”的回答没有1例是“真的”。只有1例，即例 (11)，是否定回答“开玩笑”，其余60例都是表示接收到了信息。例 (11) A说“我也要去曝光了。”B接收到了这一信息，也相信A所说的话，可是这时A却笑起来，这让B不得不怀疑A所说

的是真是假，第4行的“真的啊？”是要确认前面的信息，而A做出了否定回答。

(11) [曝光]

01 A: [noise]我也要去曝光了。

02 B: 好啊。

03 A: {laugh}

04 B: → 真的啊?

05 A: {laugh}开玩笑，我，我这两天去读了，读完了。

(CF)

表 1. Call Friend 中的“真的（吗/啊）”使用情况

问	真假判断性回答	非真假判断性回答	总计
真的?	0	13	13
真的啊?	1	46	47
真的吗?	0	1	1
总计	1 (1.7%)	60 (98.3%)	61 (100%)

媒体语料库中共有455例“真的（吗/啊）”，只有57例对之回应了“真的”，而398例都未将“真的（吗/啊）”作为问真假的一般疑问句来回答。具体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2. 媒体语料库中的“真的（吗/啊）”使用情况

问	真假判断性回答	非真假判断性回答	总计
真的?	36	250	286
真的 啊?	8	37	45
真的 吗?	13	111	124
总计	57 (12.5%)	398 (87.5%)	455 (100%)

“真的（吗/啊）”看似是一个一般疑问句，在询问信息的真实性，但是不同于寻求信息或者确认的疑问句的是，“真的（吗/啊）”大多不需要回答，即不要求听话人确认事件的真实性，听话人不必做出真假判断性回答。“真的”“假的”“开玩笑”不是独立使用的、带疑问语气的“真的（吗/啊）”的强制性回答。会话序列为：

A:

B: 真的（吗/啊）？（+另一个TCU）

A: （真的），

Thompson et al. (2015:2-3) 指出，“回应” (response) 承接始发话轮，它“位置敏感” (positionally sensitive)、 “序列特定” (sequence-specific)。也就是说，回应是对某一具体话轮的回应，位于起始话轮之后，回应的句法形式也受到起始话轮的制约。回应 (response) 与回答 (answer) 是两个概念，回应的范围比回答大。谢心阳 (2015: 4) 说明了二者的区别：回应包含了所有对始发话轮的言语反馈，答案性回应属于回答的范围。那么，我们可以说，规约化（“规约化”的定义参见方梅、乐耀，2017: 24）的表达回应的语言片段即为“回应标记”。

“真的（吗/啊）”是对起始话轮的回应，已成为规约化的回应标记。“真的（吗/啊）”在自然会话中实在意义显得不那么重要，而是整体作为一种回应标记，表示接收到始发话轮的信息后，信息状态改变了，同时伴有惊讶等感情。从对“真的（吗/啊）”的应答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其应答一般是“嗯”“对”“啊”“呃”等，是第三位置终结 (third-closing)。如例 (12) - (14)。

(12) [立秋]

01 A: 现在北京还热吗?

02 B: 嗯，这今天，第一天有点风凉，今天立秋。

03 A: → 真的啊?

04 B: 嗯。

05 A: 那你们俩身体都好吗?

06 B: 嗯，还可以。

(CF)

(13) [多想]

01 A: 那东西你不需要去多想, 你多想你就错了, 反正不多想的话就是
02 对的。

03 B: → 真的啊?

04 A: 嗯。

(自己录制的语料)

(14) [录音]

01 A: 还有什么? 嗯。妈妈在不在旁边啊?

02 B: 他那这样的, 他不能讲, 这个电话因为是要录音, 我((只))只

03 能我一个人跟你对讲。

04 A: → 哦, 真的啊?

05 B: 呃, 妈妈也很好。

(CF)

例(12) B告诉A今天立秋, 但是A完全没有意识到过得这么快, 都已经立秋了, 使用“真的啊?”并不是怀疑B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而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已经立秋了这一事实, “今天立秋”对于A来说是新信息。例(13) A向B介绍自己的考试经验, A的经验对B来说是新信息, B说“真的啊”表示新奇。例(12)、(13)对“真的啊”的回应都是“嗯”, 而不是“真的”, 说明说话人A并没有把B的“真的啊”当作有疑问句。例(14)对“真的啊?”的回应是“呃”, “真的啊?”完全可以用“这样啊”、“好的”等表示接收新信息的回应标记来替换。前文例(3)对“真的啊?”的回应是“啊”, 这里我们不再赘述。

3. “真的(吗/啊)”在会话中的功能

我们把交谈双方称为A、B, 按照Labov & Fanshel (1977:100)的分类, A、B的背景信息包括以下情况: (1) A-events (Known to A, but not to B)指的是对于A来说是已知信息, 对于B是未知信息, 所以叫基于A的事件信息; (2) 而B-events (Known to B, but not to A)指的是对于B来说是已知信息, 对于A是未知信息, 所以叫基于B的事件信息; (3) 若说话人认为该条信息对于

A、B来说都是已知的，那么可称为AB-events (Known to both A and B)，即基于A和B共知的事件信息³。

Thompson et al. (2015:2) 将自然会话中回应的会话序列语境限定在求取信息、告知信息、评价和请求会话序列四种之中。而不同会话序列中的“真的（吗/啊）”根据交际双方A、B背景信息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下面我们按照求取信息、告知信息这两种情况（我们没有发现“真的（吗/啊）”用于评价与请求会话序列）并在A、B-events理论框架下分析“真的（吗/啊）”的功能。

3.1 求取信息会话序列

求取信息会话序列一般有四个主要话轮，说话人A求取信息，说话人B对A提供的信息进行回答，之后A用“真的（吗/啊）”进一步回应。“真的（吗/啊）”标记信息状态发生变化，接受“信息告知”。B可能会继续给予信息。会话序列如下所示：

- A: 求取信息
 B: 给予信息
 A: 真的（吗/啊）？
 B: 继续给予信息

3. 在A、B信息交互方面，张文贤、乐耀（2018）介绍了A、B-events理论。Labov & Fanshel (1977:100) 最早区分了A、B-events。Kamio (1997:145-171) 扩大了这一概念，系统化地表述为A和B有自己的信息域。Heritage (2012) 提出K⁺，即更多知识 (more knowledge) 与K⁻，即更少知识 (less knowledge) 的概念，它们处于认识坡度的不同位置。在K⁻位置寻求新信息或者自愿从K⁺位置提供信息。本文采用的是Labov and Fanshel (1977: 100) 的分类。A、B-events还有其他类型，比如若信息为人人皆知的常识，则为O-events (Known to everyone present)，即基于常识的信息。由于“真的（吗/啊）”仅涉及A-events、B-events、AB-events三种情况，所以我们只结合这三种情况进行分析。

(15) [小鸟]

01 A: 那个别的没什么, 小鸟好吗?

02 B: 小鸟好极了。谢谢它, 它已经在那窝里下蛋了。

03 A: → 真的啊?

04 B: 呃。

05 A: 哦。

06 B: 它每天都蹲在里面。

(CF)

上文例 (15) 说话人A问B小鸟的情况, B告诉了A小鸟很好, 已经下蛋了。至此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序列, 但A听到B的回答后很兴奋, “真的啊?” 表明他的惊喜, 显然愿意听到更多关于小鸟的信息, B应答之后继续给予信息, “它每天都蹲在里面”。

或者说话人A在用“真的(吗/啊)”回应完之后, 还有一个TCU, 继续言谈。会话序列为:

A: 求取信息

B: 给予信息

A: 真的(吗/啊)? +另一个TCU

B: 继续给予信息

(16) [选调生 (Selected Graduates)]

01 A: 海金姐, 问个问题啊, 选调生, 是每年湖南都没有, 还是只有今

02 年没有啊?

03 B: 都没有, 不过好消息是, 从今年开始有了。

04 A: → 真的吗? 我要考选调生!

05 B: 可以啊! 好好加油! 没那么难考。

(自己录制的语料)

例 (16) 说话人A和B是同学, 并且都是湖南人, A向B询问考选调生 (Selected Graduates) 的事情。B告诉A湖南今年也开始有选调生了, 这意味着A有了好机会, A听到这一信息后自然特别惊喜, 说出“真的吗”之后继续表达自己也要考选调生的决心。

如果说话人A的回应“真的(吗/啊)”引起告知信息者B的思考, 意识到之前所说信息有不准确或者不恰当之处, 则会自我修复信息, 属于“他启自修”型修复。会话序列为:

- A: 求取信息
 B: 告知信息
 A: 真的(吗/啊)?
 B: 自我修复
 A: 对修复的回应

(17) [整容]

- 01 窦文涛: 而且像全社会人家都愿意公开, 是吧? 我的问题是你脸上有什么是真的现在?
 02
 03 袁弥明: 其实只有双眼皮是整过的。
 04 窦文涛: → 真的吗?
 05 袁弥明: 还有很小时候有弄过那个牙齿校正。
 06 窦文涛: 哦, 那不算整容。

(凤凰卫视\中文台\港姐袁弥明自曝整容过程 医学美容拯救了谁\2009-06-27)

例(17) 窦文涛采访明星袁弥明, 问她是否整过容。本来袁弥明已经回答了窦文涛的问题, 但窦文涛的回应是“真的吗?”, 因为袁弥明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窦文涛的反应让袁弥明的说法更严谨, 就把本不算整容的牙齿矫正也算在了整容里, 之后窦文涛回应说“那不算整容”。

求取信息话语序列其实对于说话人A来说, 都是B-events, 因为是A向B求取信息, B提供信息, 这种话语序列里的“真的吗/啊?”主要是表达说话人B提供给A的信息在A的背景知识之外。说话人B在听到这种反馈之后一般会再提供更多的信息。

3.2 告知信息会话序列

Gardner (2001:2) 认为 really? 是新闻标记语 (news-marker), 认为前一说话人的话轮在某种程度上有报道价值。与 really? 相似的是, 汉语的“真的(吗/啊)”常用于告知信息会话序列。说话人A告知B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出乎B的预料, 或者说不存在于他的背景知识中, 说话人B使用“真的(吗/啊)”表达反馈。说话人听到这样的反馈后, 继续提供细节描述。根据交

际双方共同背景 (common ground)⁴ 的不同, “真的 (吗/啊)”所在话轮可能只有这一个TCU, 也可能还有其他TCU, 并且可以与“哦”组合使用。

用在告知信息会话序列的“真的 (吗/啊)”可以分为 A-events, AB-events两种情况。若是A-events, 则会话序列为:

A: 告知信息

B: 真的 (吗/啊) ?

A: 继续告知

(18) [攻击]

01 A: 嗯, 这个大陆一连发表五篇文章骂他了。

02 B: → 真的啊?

03 A: 新华社, 中新社,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大公报, 文汇

04 报全部一起攻击他。

(CF)

(19) [鸟笼]

01 A: 下大雨, 刮风嘛, 那鸟笼, 都给吹的到处转哟, 它们都没出来。

02 B: → 哦, 真的啊?

03 A: 呃, 那在里头可乖了。

(CF)

(20) [计算机]

01 A: 反正我, 我一个我学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学校买计算机, 差不

02 多, 几乎是, 不能说人手一台吧, 大概也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了。

03 B: 哦, 在, 你说在学校是哇?

04 A: 嗯, 反正我们学校家里有机子的特别特别多。

05 B: → 哦, 真的啊?

06 A: 几乎是人人都有。

(CF)

例 (18) - (20) 都是A-events, (18) 说话人A说“大陆一连发表五篇文章骂他了”这一信息对于B来说完全是新信息, 而且在B的预期之外。说话人A在听到“真的啊?”这样的反馈之后, 意识到B对信息一无所知, 而他是权威知晓者, 就会主动提供更多的描述, 所以A接过话轮来之后继续解释是哪五家报纸骂他了。(19) 说话人A在对B讲述鸟的情况, 是主要叙述者, 对于A

4. 交际双方的共同背景是他们互有的、共同的或者说联合的知识、信仰、预设的总和。关于共同背景 (common ground) 的概念, 参看Clark (1996: 92-121) 的专章讨论。

的叙述，B始终处于配合的状态，“真的啊？”与“哦”共现，表示接收到了信息，请A继续讲述。与例(19)不同的是，(20)先是用重复性确认句“你说在学校是哇”确认了一次。得到A的肯定答复后，再次确认信息，“哦”与“真的啊”连用。这说明A所说的事件对于B来说完全是新信息，B感到意外。

会话序列或者为：

- A: 告知信息
 B: 真的（吗/啊）？+后续TCU继续追问
 A: 继续告知

(21) [经济]

- 01 A: 那一般来讲不是，经济不是很好。据我后来才知道，从我回台湾
 02 那一年就——
 03 B: 呃哼。
 04 A: 持续的往下掉啊。
 05 B: → 哦，真的啊？你回去多久？三年了？你已经回去三年，三年了
 06 嘛，对不对呀？
 07 A: 然后我们还好还，快三年了，对呀。唉，唉，不到三年啦，快三
 08 年了啦，两年半多一点，嘿。

(CF)

(22) [姥爷]

- 01 A: 你姥爷？
 02 B: 哦，我姥爷哪儿啦？
 03 A: 他死了。
 04 B: 什么？
 05 A: 你娘也回来。
 06 B: → 真的啊？我姥姥呢？
 07 A: 你姥姥，还，还好。

(CF)

例(21)虽然也是A-event，但是说话人B在用“真的啊？”回应完A提供的信息之后，继续提问“你已经回去三年了对不对”，要求A追加细节，补充细节的追问实际上也增加了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例(22)说话人B在听到A告诉他姥爷去世的消息后，他使用“真的啊？”并不是要怀疑消息的可靠性，而是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转念立刻想到了姥姥，在“真的啊？”之后出现另一个TCU，赶紧追问姥姥的情况。

如果是AB-events, 则A所说的信息是交际双方A、B都知道的信息, 在A告知B这一信息时, B自己的背景信息里也有相关内容, 于是B也提供相关信息(反告知信息), 但B提供的信息与A的背景信息并不完全一致。于是A使用“真的(吗/啊)”协调共同背景信息。会话序列为:

A: 告知信息

B: 反告知信息

A: 真的(吗/啊)? +继续告知信息

(23) [他老婆]

01 A: 我给他上次写封信, 没什么,

02 B: 哦, 哦, 他怎么? 他不是不是去武汉跟他老婆一起做生意了?

03 A: → 真的吗? 他, 他老婆不是在南京考研究生吗?

04 B: 是吗? 我不知道, 那时他, 他说——

(CF)

(24) [羽绒厂]

01 A: 对面有一个上海羽绒厂的那个门市部啊, 那里边

02 B: → 真的啊? 我今天去, 没看到嘛。

03 A: 你去? 你去啦? 你什么时候去过啦?

04 B: 我今天去的呀。咦, 我不是到秦老师那儿去找那个医生嘛?

05 A: 对啊, 那么, 是那个有一个叫扬州普路对过。不是那个——

(CF)

例(23)说话人A与B再谈论他们共同的朋友, A首先告知B朋友最近没什么事儿⁵。而在B的背景知识里, 朋友去武汉跟老婆一起做生意是值得提及的信息, 他觉得A也知道这条信息, 因此用“不是……了?”的反问形式提醒A, 可是在A的背景知识里, 朋友的妻子并没有去做生意, 而是在南京考研究生, 因此反告知。听完A提供的信息, B对自己的信息也不确定了, “是吗?”表示不确定的程度比较高, 后续TCU“我不知道”更是否定了自己刚才提供的信息。例(24)说话人A告诉B在上海羽绒厂的门市部里有卖滑雪服的, 可是B也知道这个信息, 而且还去过那里, 并没有找到滑雪服。A听到这个信息后, 先发起了一个插入序列, 问B“什么时候去过”, B回答“今天去的”。这个插入序列占据两个话轮, 之后又回到主序列上, 即继续讨论在

5. 例(23)与例(2)一样, 为了阅读方便, 重新编码为例(23)。

哪里买滑雪服的问题，A提供了更准确的信息，即门市部的地址为“扬州普路对过”。

总之，从信息调节的角度来说，在求取信息与告知信息会话序列中“真的（吗/啊）”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对信息的回应。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于听话人来说完全是新信息，即在自己的背景知识没有这样的信息；二是说话人所传递的信息与听话人的背景信息不完全一致或相反。在具体的语境中，“真的（吗/啊）”还表达感到意外、惊讶等。

3.3 “真的（吗/啊）”与会话结构的一致

从结构上来说，在讲述活动中，“真的（吗/啊）”并不打断讲述者的讲述，原讲述仍是主线。Stivers (2008)指出：讲述 (story-telling) 是一种活动，听故事的人依赖于不同的互动资源 (interactional resources) 来表达与讲述结构上的一致性 (alignment)。当听话人在结构上与讲述一致时，意味着他支持讲述活动结构的不对称性：讲述者发言，一直到故事结束。像例 (25) 这样，窦文涛一直是讲述者，起始话轮就是大段的讲述，在这么长时间的讲述中，如果听者没有任何反应的话，言者就会不知道听者是否有兴趣愿意继续听下去。梁文道在讲述中适时用“真的？”回应，表示自己在听，也愿意继续听窦文涛阐述权利对孩子的影响，他自愿把话语权交给窦文涛。例 (4) 也是类似的情况，梁文道是讲述者，竹幼婷用“真的？”回应后梁文道继续讲述，主要谈话者的角色没有改变，我们不再赘述。

(25) [老师]

- 01 窦文涛： 是，我就是发现这一点，我发现不光我变成对权利完全
 02 没话说，就是权利就是大的，很多决定你生活选择，你
 03 大，我让着
 04 走，包括就发现孩子都这样，就是说能想到给这个老师送
 05 礼，还是
 06 爸爸妈妈送，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是当小学老师的，我还说
 07 管教孩子，
 08 我说调皮捣蛋、打架，他说没有，现在老师一进来，一堆
 09 孩子说“老
 10 师你今天真漂亮”。
 11 梁文道： → 真的？
 12 窦文涛： 你这个发卡是在哪买的？我让我妈妈也买。就这样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民国时期人们是怎么吵架的\2009-02-18)

4. 结语

本文运用互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自然口语中研究“真的(吗/啊)”的功能。我们发现，“真的(吗/啊)”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一般疑问句，它不要求听话人做出真假判断。“真的(吗/啊)”是对始发话轮的回应，表达始发话轮所传递的信息为新信息或者超出其背景知识，带有惊讶、意外等感情。“真的(吗/啊)”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即支持讲述者发言，不竞争说话，从而推动言谈交际的顺利进行。我们认为，在自然口语中从言谈互动的角度分析语言有益于更好地认识一些现象的本质。至于“真的(吗/啊)”的韵律问题，以及对“真的(吗/啊)”的回应与功能的对应关系，我们拟另文论述。

附注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语用标记形成机制的多视角研究”(14AYY015)的资助。乐耀、李晓婷老师对本文初稿提出修改建议。本文曾在“2017互动语言学工作坊”上报告，方梅、陈玉东、刘娅琼、谢心阳、李先银、朱军、方迪等老师提出宝贵意见。谢海金提供部分例句。匿名审稿人提出建设性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文中谬误，概由本人负责。

References

- Clark, Herbert H. 1996. *Using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0539>
- Gardner, R. 2001. *When listeners talk: Response tokens and listener stan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75/pbns.92>
- Heritage, John. 2012. Epistemics in action: Action form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45 (1): 1–29.
<https://doi.org/10.1080/08351813.2012.646684>
- Kamio, A. 1997. *Territory of inform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doi.org/10.1075/pbns.48>
- Labov, William & David Fanshel. 1977. *Therapeutic discourse: Psychotherapy as convers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acks Harvey, Schegloff, Emanuel, A. & Jefferson, Gail.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4): 696–735.
<https://doi.org/10.1353/lan.1974.0010>
- Stivers, Tanya. 2008. Stance, alignment, and affiliation during storytelling: When nodding is a token of affiliation. *Research on Language & Social Interaction*, 41(1): 31–57.
<https://doi.org/10.1080/08351810701691123>
- Thompson, S. A., Barbara A. Fox & Elizabeth Couper-Kuhlen. 2015. *Grammar in everyday talk: Building responsive a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381154>
- 方梅、乐耀 2017 《规约化与立场表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厉霁隽 2003 《“真”和“真的”论析——句法、语义、语用功能及其语法化过程和机制分析》，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孙雁雁 2011 《汉语口语问答句衔接语模式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谢海金 2017 《“真”、“真的”与“真心”的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谢心阳 2015 《问与答：形式和功能的不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颜红菊 2006 《话语标记的主观性和语法化——从“真的”的主观性和语法化谈起》，《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119–122。
- 乐耀 2016 《从交际互动的角度看汉语会话的最佳话轮投射单位》，《互动语言学 & 汉语研究》（第一辑），49–74，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张文贤、乐耀 2018 《汉语反问句在会话交际中的信息调节功能分析》，《语言科学》第 2 期，147–159。
- 张则顺 2012 《现代汉语确信情态副词的语用研究》，《语言科学》第 1 期，26–36。

The information response token *zhende ma/a* in Chinese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

Abstract

Syntactically speaking, 真的吗/啊 *zhende ma/a* ‘really?’ is a polar interrogative. However, in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 it serves as a question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information and as a response token.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functions of *zhende ma/a* in conversation

sequ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It is found that *zhende ma/a* expressions are news-markers. That is to say, speakers convey that they are informed of a situation that is new or contrary to their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are therefore surprised. In terms of the conversation structure, *zhende ma/a* displays the recipient's alignment with the telling activity and encourages the prior speaker to continue their talk.

Keywords: response, questio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通讯地址

Wenxian Zhang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Beijing
China
zhwenxian@pku.edu.cn